

晉綏日報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第一六六八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報價每部銀幣百元		地址：山西襄陽

尋人啓事

高向賢兄：

延平縣、甘谷縣、高家壩村人，過去在延安專署工作，日本投降後來山西，沒有晉僑。見報請速來僑務處！有知其下落者，請告知，無任感激。來信寄特設電訊分局

臨縣劉家圪塔、柳溝等村

貧僱農還沒當了家

壞蛋流氓破壞土改

李家塔行政村貧僱農會議上揭發後分別予以處理

（陰陽調）十一月二十五日，惠坪鄉、李家塔兩行政村貧僱農會議上，揭發了劉家坳以黨「幹部」劉汝功等破壞土地改革的嚴重事件，引起到會全體貧僱農無限激憤，一致認為這是「奸臣當位」，有的說：「咱貧僱農沒當了家啊！」「舊幹部這樣搗鬼，野鬼們還想搶咱江山哩！」「營口派人把劉汝功、薛貴兆、劉模成等扣至大甸，分別予以嚴重處罰。」

流氓薛貴兆在柳溝

拉攏中農，勾結封建
鬥爭貧僱農代表

表

兄弟家對「部幹」舊

破壤審場與師莊群衆的團結

不成了。這人不是，一杆子都頂出來，你們掌櫃不是？保，正從後山參加代表會歸國回來，備貴來，劉丙華等就假意請他到會上去提意見，孫福保即嚴格坐出：一、地主寒農退出會場；二、貧佃農是臨時開出，交貧佃農去辦；三、中貧農中間有意見，在一家會上解決；四、還極，前貴來，劉丙華才沒敢再罵下去，散了會。

柳溝等村事件
應引起各地嚴重警惕

從臨城縣堽坡、李家塔行政村貧農農會上揭發，劉家圪塔、柳溝、師莊與南坪垌等村的事件上看，其情況雖然不一樣，可是正如該兩行政村貧農農會上所認識到的，這些事件都說明了這些村莊，雖經過貧農農戶自發的鬥爭，有的貧農農是起來了，但「還沒當了家」，像劉家圪塔劉汝功「一不是委員，二不是代表，卻把草索卡得緊緊的，連土地改革聯委會委員郝應全（貧農）在村中不敢說話」。而在柳溝的流氓賄賂黨（貧農）在村中不敵說話中，活動中農，勾結封建份子，最後竟然敢名開中農富農和地主婆姨的大會，鬥爭起貧農農代表來，而該村貧農農竟不敢起來制止。至南坪垌劉家圪塔（或者）有的軍閥不敢動，兩村軍索一直未能識破其奸（或者）有的軍閥也不敢揭穿」。這些現象，一切都顯然的說明這些村莊農民，與地主富農以及一切封建份子的界線原來就沒有很好的劃分清楚，貧農農的核心領導，貧農農的力量還沒有強有力的形成，這是可以肯定的了。為什麼沒有形成呢？報導中還有到出來，這是了工作團應該深入研究與檢查的。在已經初步發動與進行鬥爭的村莊，如何積極發動貧農農與提高貧農農的覺悟，為貧農農撐腰，純潔貧農農的組織與領導，有的地區甚至重新來過，劃成份，在階級，再召開貧農農大會，都是必要的。像柳溝劉家圪塔等村的情況，有許多地方也會有的，這應引起各地土地改革指揮機關及各工作團的嚴重警惕。

我八、九分區地方武裝
殲敵保警隊等八十餘

(新華社呂梁八日電)八、九分區地方部隊，連日於敵據點附近頻繁開闢保衛隊與鄉村武裝。上月二十九日我某部於陽曲四六十里之煤洞溝(石千峯南)，打擊國匪自衛隊十餘名，斃敵一名，傷二名，擄步槍六支，小砲一門。同日，另一部於孝義四三十里之南營、土京爺擊斃國匪編村，斃敵十名，生俘三十二名，擄步槍二十餘支。本月一日，田屯國匪編村武裝一部出擾，被我殲其一部，俘特派員以下十二名，斃敵二名，擄小砲一門，步槍六支。以上戰鬥，我作戰部隊無一傷亡。四日，我九分區某部於辛金利、崇義村之間(臨汾北三十餘里)打擊國匪洪趙保警隊百六十餘人，殘敵一部，其餘狼狽逃竄。計俘敵十七名，斃敵七名，擄輕機槍二挺，小砲一門，子彈四百餘發。此役我輕傷一名。(劉駱)

告報查調志同華萬樂昌查檢源特留治政區軍——

非法調劑了十四戶的最好坪灘地五十六畝半，都是些陰坡湖溝大的好坪灘地。就該地老鄉們談：「寧捨十塊山要地，不捨一畝坪灘地。」該十四戶中，貧農七戶、中農六戶、富農一戶。其中九戶，是因為欠生產隊的賬目，布、油、葫蘆等，而被迫一送一地的。生產隊的負責人階級與已份子張喜旺（奸商地主）九月份已被清洗，曾藉口說：「我們生產隊結束呀！欠債的趕快還債吧！一當時有些老鄉，靠苦菜山藥蛋渡日，無法抵償，只得提出以地來抵押，張喜旺就眼瞪說：『那可以，但我們要好』

而且也是沒經過點滴的作法，割斷了我們窮苦羣衆。其次，聲明中所講某家地都是自願的，擁了軍又補助了休養員茶金的困難，這也不實求是的，據當地羣衆反映：「誰願意把自己的命根子送給別人，還不是有辦法。」聲明中對異已份子張喜旺在三區的違法破壞行爲，一點也未提及，聲明的整個精神，只是用於如何反駁張魯山等的報導，護有虛心檢討自己，並揭揚誤進我們隊伍內的階級異己份子的罪惡勾當。爲了澈底弄明是非，提高警惕，我提議衛生部負責同志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另外，衛生部派去調查該事件的孫開飛，隨着騷子，使羣衆不敢接近，羣衆反映：「衛生部派來了一個姓孫的來解決問題，那幹部一定不小吧，人家還隨着騷子咧！」以及當孫開飛詢問當地老鄉時，羣衆對生產隊有意見也不敢反映，還稱又怎能深入羣衆，怎能詳細了解真相呢？這是值得我們今後注意的。

至於五月五日張魯山等的報導，在某些具體情況下與事實也有出入的：如「調劑溝東驢馬屎地九畝」，實際馬某一畝也

農代會上將村長賀常桂等扣押

(興縣訊)上月十七日，賀家會行政村召開農民代表大會，解散被地主當權所掌握之村公所，由農會臨時委會代行職權。代表會上大家揭發村公所繼續封建利益，欺壓豪家的種種罪惡：自減租以來，封建勢力有計劃的分散地，保存好地，直到今春，大軍地、荒地、常方頭等村的地主富農仍出賣房屋，高價出租密洞。賀家會貧農侯細川一大石米買了地五十畝地，聽說土改要退價，他去要求，村長賀常桂(富農)假說：「政府的法令，不能退價！」四五年就召地賣，賀家會貧農侯細川。

也是賀常桂的鬼把戲。支實王紹山(富裕中農)，私聚窮佃戶「濟金王」一貫包此地地主，取得地主財產，賤賣地主傢具。常慶康錢銀(富農)每年吃民糧，派軍隊雇工。今春調劑水地，他一個人就種了七八分水地，兩畝瓜地，並竊取聚眾清算出地主的財物，聚眾從他家搜出來還不承認。他聽得到土地改革，搶佔住地主的好密洞，私自借給地主，給許多佃戶，民兵中隊長張旺泉(破產地主)貪污腐化，姦淫婦女，這四個爛蛋，紙已被黨黨扣押了。(孫振業)

各村代表名單

互相傳聞審查

(保德訊)二區一致，不分裂團閥，橋頭行政村，自貧僱農大會後，參加會議的貧僱農回到村裏，即分向中農宣傳，組織新農會，也仿照貧僱農大會辦法，根據兩區條件，進行互相審查：一、同大家自然村提出代表後

衛生部關於畝嵐生產隊混進階級異己份子

以致今春非法調劑群眾土地問題的檢討

「今年我們駐崑崙的生齒，因遷徙階級異己份子張喜旺充當隊長，曾非決向二三區桑地等五個自然村，調劑了五十六畝半坪塔地的問題，在報上未登出以前，我們領導上曾聽到在崑崙生產的人回來說：『那裏的羣衆，因去年我們把過去開荒的許多好地，都送還他們了，現在他們的地多，種不過來，又感激歷年對他們的幫助不少，所以情願送給咱們一些菜地』（實際上並不是這樣，而是些畝的人搶送的）。這時我們（指領導上）也正趕上忙就開闢菜地未追問這事情的真相，並很含糊的答應着說：『既然是羣衆不種，要送給咱們，那就以和麼！』以後我們再渡道問題，因此使這問題更加發展了。這也說明我們沒有領會了邊區財經會議的精神，而是官僚主義地既不迅速調查事情的真相，又不及時制止劃川羣衆的土地（假若說就是羣衆果實種不

過來給我們種，在那時的情況也不應接受，而應無條件的幫助之），還是錯誤其一。

當五月初報上登出這一消息後，我們看到確是嚴重，便迅速派人去一細了解真相，一可將土地無條件的退還羣衆，並處理有關一切事宜。隔了半月後，派去的人回來彙報中，我們聽到有些事實與原報上登的不符（事實已在上次報上的聲明中講了），同時又聽到在當地也有個別的老鄉提出要送休養員一些菜地，甚至有姓老鄉（如顧後兒）還質問報上爲什麼的不實際呢？還有姓老鄉如張有孩等人說：『送地確是我們自願的，並非是壓迫來的（當然如我們不向他們要賬，或給些口糧等，羣衆也不會拿命根子給我們）。所以我們便對報領導不滿起來，覺得調劑地雖是非法的，但也不是像原報上開說的別區調劑地的手續來逼約呀！』而在該地方口照

樂漢人程。和歌：：于乎于，

「貴農狗拴了，更揭發說：『你家把炭埋在地底下（四千餘斤），酒炭沫子，你出來偷人家的柴，你處甚麼要長那三隻手！』最後十六、七個兒黨把肉苣子頭上戴的帽子，脚上穿的鞋，換給張文其（保陳農張從書的兒子），把地主程仲科的皮襖脫給九維子（保貧農胡存如的兒子），現上身體只穿一件又破又爛的單衫。這一次換衣服六件，還門手出銀洋兩元，銅元、麻錢及其他用具等一部。（洪泳）

農穆常云提出：『你把門爭果寶變成錢，出來娶了兒媳婦，你非拿出這些東西不行。』最後一致意見，開除的靈籍（上次已撤廢）退出食污財物的靈籍（元凱小組）。

開除「四朝紅」出黨

消了他的代表與盟
麥資格，並進行了
嚴格批評。以後補
選農工羊半爲農
委委員。五間代
扣小子，頭當代表
表不好好領導大家
，把他撤換後另選
(白冷)
二、秦凱一城關自發運動團
中，警察們爭投股份于農
會秘書周志林，聚衆份他是
「四朝紅」，舊政權時一
掛的紅」，日本人來了一紅
下紅」，新政權回來一紅
紅」，地主門上一跑的紅
。他會當過閩嶺山的一城市
農舍「負責人，日本人來了
，他兒當「警廳隊」，他仗
勢欺人，解放後任
市農會副秘書，定
地主路綫，睡不起
席人。大會開始，
農黨都滿談：「過
去咱們有意見不敢
提，今天要把「四
朝紅」鬥得沒有一
朝紅！」有人揭發
他：未領軍裝將門

顧了事業，如發根借牛等，甚至比他自已種也不見得收穫小（就是這樣也是非法不應該如此），爲什麼要加這樣嚴重的帽子呢，豈不是故意誇大是非，造成影響不好麼？於是我們在表面上雖已迅速處理了，但在思想上則沒有完全接受其錯誤，對自己的領導則沒有很好檢討。特別對混進該隊之階級異己份子劉喜旺等，本在那一帶確實有許多剝削壓榨羣衆的罪惡事實，如對羣衆態度很蠻橫，借公濟私等，都沒有揭發。今天在三查和反客里空運動中，我們深深覺得過去那種態度是錯誤的，上次聲明的情緒，並不是虛心地檢討自己領導上的毛病，而是專門批駁那篇原稿，實際上我們生產隊在岢嵐的開闢地，完全是非法的，是與財經會的決議也即是黨的決議以及政府的法令相違背的。這也說明我們在思想上行動上還沒有澈底貫徹財經會議的精神。那篇原稿的主要精神是對的，其中少數事實不符或是頭有些出入的地方，雖也值得檢討外但還不能說是顛倒是非，或故意誇大等。我們除在思想上認真檢查外，特向讀者及報社編者致歉。 軍區衛生部

景：大下去安陳知希中知請信公
名願區在延刷不，壞有，村
九塚到印沒裏給如著了會
王丹月

包圍海陽城痛擊增援匪
我軍殲敵六千八百餘

困守海陽匪突圍未逞仍在我國困中
金口地區我完全打垮來援匪三個旅

(綜合新華社華東前綫十日電訊)
解放軍自上月八日三面包圍晉陰後，海陽城之將匪僅五十四師，迄今一個月，敵數度突圍未逞，同時，自上月二十五日至本月二日，我軍又奪回東北七十里之金口地區，完全擊潰蔣匪增援該城之三個旅。我軍已殲敵六千八百餘人。

上月五日，蔣匪發五十四師師部率其八旅全部、三十六旅兩個團，共五個團兵力，自萊陽城冒險竄犯，僅留三十六旅之一零六團圍蹙萊陽。解放軍即一部圍困萊陽孤城，另部於八日完成對竄入海陽蔣匪之包圍。海陽三面環山一面臨海，蔣匪發覺陷入重圍後，即急圖突圍逃生，但多次均被擊潰，終未得逞。十四日，蔣匪以三個團兵力，分向海陽以西及西北突圍，當在城郊向我激戰終日，匪被殲千餘人，退回城內。十七日一天中，匪兩次四突，又被打退。二十一日，匪兩個團使用毒氣，猛犯城北制高點玉皇頂，經激烈爭奪，亦為我全部打敗，殲敵七百餘名。廿七、廿八兩日，我

軍冒雨出擊，即予城郊匪以重大殺傷。據計一個月來，我共殲匪三千二百一十二名，而海陽蔣匪仍在我們圍困中。

蔣匪妄圖解救海陽之圖，於上月二十四日，將剛由膠縣逃至即墨北四十里山之整五十四師一九八旅，倉猝冒險東調，廿八日，該旅竄至金口、上下仙遊、鴨子灣一線，即突遭我包圍。二十七日，青島龜首范漢傑乃復急令特遣南逃之整九師五十七旅及守雲山之整七十四師五十七旅，兩路馳援正被圍城之一九八旅，但蔣匪五十七旅先頭部隊竄至雲山東北牛犢埠後，尚未敢與我交鋒，即掉頭竄竄，圍困七十六旅則竄至金口東南之直疇，風

膠東我軍收復甚

沿海重鎮黃山館亦生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日電) 膠黃縣城，侵陷該城之蔣匪整八師龍口逃竄，黃縣西南五十里沿海龍口逃竄。按黃縣城係於九月廿七

膠東我軍收復黃縣城

沿海重鎮黃山館亦告收復

(新華社華東前線十日電)解放軍於七
青縣城，包圍該城之勝匪八師四十二旅
龍口逃竄，實縣西南五十里沿海重鎮黃山
告收復。按黃縣城係於九月廿七日被將匪

向獨立和平民主英勇邁進

一年來蔣區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

過去的一年，是蔣管區學生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空前高漲的一年。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蔣介石賣國獨裁內戰的精神，貫串在蔣個運動中的每一環節，它標誌着蔣管區人民力量的日益壯大，政治覺悟的日益普遍，與蔣美在統戰浩危機的日益深刻化，以英勇的行動，揭穿了蔣家逆賊騙國殃民的奸賊而臉，教育了蔣區廣大人民，並消除了他們對美蔣幻想。它推動了和組織了蔣管區城市愛國民主運動，成為自今年夏末以來中國全國性反帝反封建革命新高潮的一部份，並邁步向着祖國獨立民主和平的目標英勇前進。

五十萬學生捲入抗暴運動

一年來蔣管區的學生運動，曾經歷了三個高漲。第一個高漲是由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晚北平美軍強攻紫雲閣，引起的抗暴運動，這是蔣管區人民對美帝援蔣侵略中國與蔣介石賣國的積憤的爆發。當美軍及兩師強佔北大女生沈德寧傳出後，天津京滬學生震怒異常，立即罷課遊行示威抗議，並提出立即撤區全部駐華美軍，嚴厲美軍兇手，向中國人民公開道歉，制止以軍火援助內戰，廢除蔣美商約，空運穩定，對蔣蔣匪國外賣國等要求，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支援。在鬥爭中，各地學生並

膠東各軍分區基幹地武
兩個月殲敵近萬人

<p>（新華社華東十日電）國東各車分駐地：武九、十、三、生、存、三、千、九、百、六、十、五、名、下、三、千、九、百、二、十、七、名、生、存、九、百、五、十、五、名、並、毀、敵、汽、車、五、十、八、輛、油、船、十、三、艘、收、復、風、船、十、三、艘、收、復、麻、蘭、水、溝、頭、等、據、戰、十、七、次、</p>	<p>（新華社華東十日電）國東各車分駐地：武九、十、三、生、存、三、千、九、百、六、十、五、名、下、三、千、九、百、二、十、七、名、生、存、九、百、五、十、五、名、並、毀、敵、汽、車、五、十、八、輛、油、船、十、三、艘、收、復、風、船、十、三、艘、收、復、麻、蘭、水、溝、頭、等、據、戰、十、七、次、</p>
--	--

直搗如皋南通外圍

華中我軍乘勝南下

1

赤手空拳與蔣匪搏鬥

英勇地反飢餓反內戰

第二個高潮是五六月間的反飢餓運動。蔣介石進行反人民內戰，糧食生產，膨脹通貨的結果，造成

殲敵二千四百

(新華社鄂豫皖)
共濟城麻城將開縣

團正現軍二十師一千七百餘名，內生俘四三七團團長何軍章，副團長嚴榮發以下一千四百九十八名，獲發短記保安隊。『原遺庫圖』等一千七百餘名，內生俘一千六百餘名，繳獲各種砲六十九門、機槍一百零八挺、長短槍八百六十一支、彈藥一批、汽車三輛及其他軍用物資很多。

除名。

又訊：皖西人民武裝於十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中，在霍山東南地區將流竄該地之蔣匪全夥擊潰，俘敵七十餘名。

一漏網，共計傷俘俘城縣長羅維德、湖北警保處中校段長呂蝶冰、總隊長范榮榮、教育長管贊林、副團長劉位民等以下二千四百七十五名，繳獲輕重機槍三十二挺、步馬槍九百八十二支、各種砲彈一百五十餘發、手彈四百餘發、其他軍用品甚多。

合谷部明公佈東埠戰果稿：此役

保安中隊、九團保衛公所全部，無

俘城縣長羅維德、湖北警保處中校段長呂蝶冰、總隊長范榮榮、教育長管贊林、副團長劉位民等以下二千四百七十五名，繳獲輕重機槍三十二挺、步馬槍九百八十二支、各種砲彈一百五十餘發、手彈四百餘發、其他軍用品甚多。

學生覺悟空前提高

對美蔣幻想一掃而光

前，掃入門爭中的不祇有大學專科學生

而且遍及中小學生及教職員，論人數、地域、門爭的持久性則其尖銳性，以及運動中所表現的組織的嚴密，門爭的頑強和所受蔣匪的迫害，均遠遠超過一五四—一二九兩次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學生運動。學生們在鬥爭中，高度表現了勇敢堅決沉着的英雄氣概，獲得全國人民的熱烈同情與支援。

經過了一年來的英勇鬥爭與蔣匪血的教訓，蔣管區學生的政治覺悟是空前提高了，動員的隊伍是空前壯大了，每次運動幾乎各校都全體參加，日寇投降後三青團在各校推行招撫的情形，業已一去不復返。蔣家匪幫一年前尚能蒙一小部份學生，如去年的反顧遊行，現在則已因獨裁奸賊面目暴露無遺，為全體學生所深恨絕望。因而，蔣匪採取血腥鎮壓，與全體學生為敵。今年春天

深入工廠農村

與勞動人民結合

國革命的勝利服務。今年二月間，重慶各級學生的抗暴宣傳已經深入農村。三月十二日，廣西容縣縣城中學學生在校長黃未若領導下，攜竿起義，參加桂東南的農民人民武裝。六月間，平津退學生進入工廠農村，展開反飢餓反內戰宣傳。八月間，上海學生紛紛到浙東及返回川滇黔，深入農村，進行動員與教育軍民工作。

一年來蔣管區學生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已使蔣偽區大人民認識了美蔣是中華民族的公敵，並以其英勇行動，指出團結就是力量，祇有堅決鬥爭，才能從死裏救出生，知識份子祇有與勞動人民結合，才能打倒蔣介石，實現獨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國！

祇有與勞動人民相結合，才能有效地爲中

本報撤銷康溥泉通訊員資格的聲明

陳海澄去是傅錦的頭頭領事，在報社上出過不少金子，在報社開版及「客里空」運動開始，最初就揭開了他們的「一下開統一分配鬥爭果實」的報導，在這個報導中，他和胡輔邦把該村黨農路線的分配原則，寫成是投資苦程度所促成，於是抹煞了由於這種錯誤的分配方法所促成的一幹部和黨素間的不團結，並把它寫成爲全村黨素的大團結。後來，我們又接到張國同志等的另一報導，證明了這一則消息與事實大有出入，會給他去信追問究竟，但他却置之不理，於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再次揭露「客里空」的時候，就把這個報導揭發出來，希望作者能加以檢討，但康澤泉對露的批評，竟毫無反省之意，反而強調合理的向編輯部進行辯論，只承認他在總寫時「疏忽了他」（指胡澤泉的誤，該報導是張國同志所寫）。

國編同志：十一月十九日，晉報日報二版康輝泉報導的：「劉芝茂照照補充報導」一紙，當我對抗機清黨黨宜讀後，僅就關於抗機清鄉張大、張三子等二人的訴苦，他們提出錯誤的、與事實不符合的地方，有如下幾點：

楊張大不是楊張大（按保改稿筆誤），他是老中農，並非貧農。楊張大被抗縣政府是四二年的事情，消息沒有弄清楚。「劉及除鄉寧問後，劉為毫無事實，並對楊張大說：『你是被人冤枉了』，當即放詞。」——你是被人冤枉了——一語，大家說：「縣裏不會那樣說，那是楊張大的話，他說縣長這樣說，鬼才相信。」

「四四年結風，劉芝茂又把楊張大送到縣上……」等情，也與事實有很大出入。該年劉芝茂在一區任區委，楊張大到縣上整風，並不是劉芝茂送的。把楊張大整為特務，是因為誤參加青老會、說灰話等，軍票提出整他的，不是劉芝茂（企圖陷害）。

張三子亦為老中農，也非貧農。押送專署坐禁閉，只坐了四個月，並沒有坐二年。「張三子聞乾被拘，劉芝茂拿了送破鞋吃」，大家說沒有送給破鞋吃，張三子也親口對我講，他也沒有這樣說。

張青盛是兩河溝人，非抗機清人。

編者同志

十一月二十日，日報紙三版對於我的去信所作的分析和批評，是正確的，我完全同意和接受。

首先，我對於這一問題很長時間幾乎沒有在思想上求得明確解決。在分區討論作決定時，我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觀點上同意與接受的。當我們對崑崙縣府的批評在報上發表時，我也從從理論上你們不提獎的意見是對的，但仍從現實實際情況看，認為暫時採用一下，也未始不可。後來，在我們土地改革工作團已進行工作的兩個區，因為貧農團已開始發動，民兵已決定解散，並由貧農團從新審查組織，提獎的決定已在事實上終止執行。但是仍以為在其餘的三個區，工作尚未決定，還是暫有的提獎和民兵，覺得仍是維持原決定的執行為好。現在看來，這種觀點是有害的，這只是

實際上目前這種組織不純，思想混雜的民兵，只能是一個由聚眾鬧事（以貧農團為領導核心）加以改組的問題。而規定提獎也只會給其中煽份子作宣傳託詞以合法藉口，以致更影響到其原本質尚好的民兵，提獎實質上是只有壞作用的。

其次，我在前討論上的着重點也是錯誤的，是從個人出發的。我對崑崙原縣兩縣府間的交涉具體經過是不清楚，但開始問題我是知道的。當時工作團尚未下鄉，崑崙縣府一科長吳江澤同志告我和趙應龍地主財物已送回原縣，民兵要求提獎，我即告他可打電回原縣，並說分區討論有決定當無問題。以後情況因為下鄉便不清楚，後來幾次回縣也未再問。你們的批評登出後，我認為批評的主焦點是在提獎上，對這一問題本身如前所述並沒有求得明確解決。

駐支華新城交

孝義鎮戰鬥

支隊新報

我八分區地方兵團×部，僅以一戰士輕傷一個手榴彈的代價，在兩小時內，大部殲滅由文水城附近出發，到孝義鎮之關匪六十九師二營五團第二營。英雄們是這樣進行戰鬥的：

十一月十八日，關匪軍到了孝義鎮鎮，孝義鎮是文水城與冀村鎮之間駐屯兩團關匪的敵據點，僅有十里。戰鬥是必須在兩點中迅速進行的。下午二時許，我軍猶如一神兵天降，戰鬥行動便在匪軍側後急劇展開。急進在五營敵前面、沿冀四村寨內溝壕前進中的第二班，於發現敵情後，戰士胡三良神勇地一躍步飛奔而上，將領村外懸崖的一排機槍按住了，當三個「勾子」被壓倒時，已成了第一組的俘虜。現在，相距兩護村外圍只有一幾十米了，約一個連的「勾子」好像已在壕架列起來，但在其對射的壕架前，一彈一彈，我機槍突擊地一叫響起來，緊接着勇士們便在一列手榴彈的轟鳴中衝殺下去！匪軍立即散失了！抵抗，掉頭退竄。接着，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追捕戰，追在最前面的第五班，結果隨處的捕捉了十六名，捉獲兩把機槍，追下去的三排機槍班戰士李富年、李濟元，

也各握一丈沙，繞着牆頭，兩名俘虜返回了。自動團上來的六連第二班，在牆外放膽中俘虜十二名，翻越機槍二挺、步槍一挺，勇士們將俘虜之人、槍交給連部，便又緊握利刀向潰逃敵的團部追過去。……

詞時，我圍進村內的六連三排沿河前進中，突然在南橋圍約百米處，與匪偵察團開的近百名匪軍發生正面遭遇，勇士們毫不猶豫，我機槍班立即向匪隊向敵掃射，兩個步槍班在側道兩旁，向敵喊起雄壯的團殺聲，匪軍陣營立刻亂成一團，驚怕失措的逃向村東堡牆外面，我勇士們佔領村堡，眼睜睜中，斃傷敵十數名，俘虜九名。剛圍出東南村堡的我八連一排，於發現遠處匪約有敵駐紮這裏後，便迅速猛追，數里地的追擊中，一排副宋玉柱俘敵排長、砲手、騾夫及戰馬上一門完槍迫擊砲。將匪黃梓丁，正當我軍搜查散匪，檢點勝利品時，由團副營長親自率領，出發到屬村的股一勾子，也返回老營了。一個匪軍通訊兵，高舉運糧旗，連喊連叫：「自家，不要誤會。」直至看出我軍時，才慌張地準備抵抗。但在團營及指揮旗左右，隨即濃濃冒起我陣地的追掃戰展開了：匪營的煙囪。於是再一次的長拋下了自己的藥馬、掛包、文件等，在黃昏中逃竄了，其餘的近百名匪兵，半數為我解放則舉。



級少撥銀，未付糧票收了糧，有的糧部駐
打了有條，暫時不交以後陸續付，有的糧部駐
間按本即付，因糧食非常不夠，溫

又四八年公草院定有三分之一的